

# 剡溪一醉十年事

赵柏田



山中观瀑图(中国画) 苏小松



## 诗边人物记

许浑是唐高宗时期宰相许圜师的六世孙,他少时苦学劳心,身体不太好,有“清羸之疾”。

许浑家在浙西首府润州(今江苏镇江)五里的丁卯桥,中唐时虽已败落,但在练湖之南还有良田两项。这些都是许浑自己说的,“自有还家计,南湖二顷田”。

四十岁中进士出仕前,许浑一直都在游山玩水,北至燕赵,南至天台,把旅行当作养生。他的许多诗作直接地名入题,如镜波馆、灵溪馆、永济渡、南亭、潼关驿楼等,唐朝诗人有他这样清晰的地理意识的并不太多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特别中意剡溪和天台山,是描写天台山风景的圣手:“早岁尝游天台,仰看瀑布,旁眺赤城,辨方广于霏烟,蹑石桥于悬壁,登陟兼晨,穷览幽胜。朗诵孙绰古赋,傲然有思归之想,志存不朽,再三信宿,彷徨不能去。”

许浑有一首《送郭秀才游天台并序》,诗序云:“余尝与郭秀才同玩朱审画《天台山图》,秀才因游是天,题诗赠别。”许浑曾约郭秀才同游天台山,郭秀才因故未去。此番共赏唐代名画家朱审画作,既是指点游山路径,也是赠别之意。

“云埋阴壑雪凝峰,半壁天台已万重。人度碧溪疑镜棹,僧归苍岭似闻钟。”这首诗的观察视角,是在天台台的剡溪上。站在舟上放眼远眺,幽深的山谷白云深埋,山巅白雪皑皑。天台山势是从东北向西南延伸,赤城、佛陇、香炉、华顶、桐柏诸山不能尽见,故云“半壁”。人在溪中,感觉不到船在移动,是因为溪水实在太清了。耳畔闻得寺钟声声,佛性仁慈,方有接下来说的水鸟和猕猴的自由自在:“暖眠鸂鶒晴滩草,高挂猕猴暮涧松。”

虽是读画诗,方位感却十分正确:“曾约共游今独去,赤城西面水溶溶。”赤山之西为三茅溪,至天台城关与始丰溪汇合,以“水溶溶”写其水面宽广、流速迟缓,既是写实,也是擅写雨景和水景的许浑的惯用笔法。

天姥与天台相对而出,两山有陆路相连,许浑居越多年,对这条路应该很熟悉,《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岭吟天姥岑》即写他从天台中岩寺陆行至天姥山之所见。他是一大早从中岩寺出发的,彼时光尚未隐落,到两山交界处的关岭,云雾初开,天色方大亮。再行至天姥山,已一派晴山风光,红色山崖下的树林里掀起了阵阵绿波,浅淡的苔痕使得溪水流动更加柔滑。于是他说,刘阮遇仙故事,发生在这种地方简直是天造地设,至于遇仙处到底是在天台还是天姥,又有什么要紧呢?

## 浮生记

这种遇仙的白日梦,许浑应该没有少做。所谓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,

他还真的梦见过一个叫许飞琼的仙女,并在梦里为她写了一首诗。《唐才子传》写完许浑早年游天台的经历后,接着就写到了他的一个梦:后昼梦登山,有宫阙凌虚,问曰:“此昆仑也”。少顷,远见数人方饮,招浑就座,暮而罢。一佳人出笈求诗,未成梦破,后吟曰:“晓入瑶台露气清,座中唯有许飞琼。尘心未尽俗缘在,十里下山空月明。”他日复梦至山中,佳人曰:“子何题余姓名于人间?”遂改为:“天风吹(或作飞)下步虚声。”曰:“善矣。”

这个故事,北宋时入了《太平广记》,但叙事角度与《唐才子传》不同。在《唐才子传》中许浑清醒地掌控着自己的梦,他自如地入梦、出梦、写诗、改诗。而在《太平广记》中许浑是在得了一场大病人事不省的情况下,如同梦游一般在墙上完成了写诗、改诗的举动,写毕,便像醉酒一般倒头便睡。

或许剡溪十年,这位故相国家的公子真的在这里发生过一些故事呢?就如他日后在长安的一场大雪中所怀念的:“云度龙山暗倚城,先飞淅沥引轻盈。素娥冉冉拜瑶阙,皓鹤纷纷朝玉京。阴岭有风梅艳散,寒林无月桂华生。剡溪一醉十年事,忽忆棹回天未明。”(《对雪》)

眼前是长安雪事,心里所忆却是十年前的剡溪事。雪落京都,轻盈的雪片如同月中仙子冉冉飘落,林中的雪光比月光还亮。

但即便有船,他也是回不去了的。《丁卯集》以《对雪》为题的另一首,似也

与他早年情事有关:“飞舞北风凉,玉人歌玉堂。帘帷增曙色,珠翠发寒光。柳絮絮微湿,梅花花未香。兹辰辰丰岁,箫鼓宴梁王。”

窗外是大雪,“玉人”立在画堂,轻歌一曲,她几乎还是孩子呢,逆着透过帘帷的光看去,这个小小的人儿几乎是透明的。

## 朝花

许浑虽病体羸弱,却游过不少地方。许浑曾经主政的睦州,治所即今桐庐,由此入杭、入越都很方便,他的游越诗大多是大中年间在睦州做刺史时写的。

“天晚日沈沈,归舟系柳阴。江村平见寺,山郭远闻砧。树密猿声响,波澄雁影深。荣华暂时事,谁识子陵心。”(《晚泊七里滩》)七里滩,又称七里滩、富春渚,附近有严子陵钓台。诗似是某次游越后,溯富春江回睦州经过七里滩而作。在越地彻底放松了身心,他总会生出从官场退隐的念头。

“山多水不穷,一叶似渔翁。鸟浴寒潭雨,猿吟暮岭风。杂英垂锦绣,众籁杂丝桐。应有曹溪路,千岩万壑中。”(《发灵溪馆》)灵溪馆在天台、剡县、宁海县交界处,《嘉定赤城志》卷三载:“灵溪驿在(天台)县东三十里”。从灵溪馆出发,水路向北,有南陈馆、剡源馆,经宁海、奉化可到明州(今宁波),向南路入浦馆,可到乐成县(今乐清)和永嘉郡。首联即说山路险峻不好走,而水路四通

八达,他孤舟而往,心态放松一如渔翁。一路上,但见飞鸟在瀑布中穿梭沐浴,晚风送来一阵阵猿啼,河岸边杂花生树,大自然的种种声响交织成一场音乐会。许浑没说他的行程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。但很可能向北去了明州。明州在四明山北麓,从大的范围来说,仍在他计划中漫游的剡中地界。

“南北信多岐,生涯半别离。地穷山尽处,江泛水寒时。露晓蒹葭重,霜晴橘柚垂。无劳促归棹,千里有心期。”这首五律诗《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》,作于奉化江与鄞江交汇处的“北渡”,是写给崔寿、韩义的。崔、韩中进士比他早,故称先辈。首联类似寒暄,意谓南北往来的书信经常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到,而我们生涯中又多是在分别之中。“南北”千里睽隔,可知崔、韩当时是做着京官。

颌联的“地穷山尽”,正是明州南部地理特征:“水寒时”,可知是深秋出游。颈联是一个出色的对句,对仗工整,敷色清丽,露水打湿蒹葭、枝头悬挂的橘柚初染秋霜,正是奉化江边寻常秋景。值得一提的是,奉化江上游也称剡溪。结联很平常,是让朋友不要牵挂他,这里风景那么美,就不要催他早回了。

大中年间许浑的这次环剡之旅,很可能结束于越州的一场酒宴。他陪同浙东观察使在镜波馆为明州、台州两刺史饯行:“倾幕来华馆,淹留二使君。舞移清夜月,歌断碧空云。海郡楼台接,江船剑戟分。明时自鸞翥,无复叹离群。”(《陪越中使诸公、镜波馆饯明州、台州二使君》)这是一首寻常的赠别诗,在许浑诗集《丁卯集》里只能算中流之作。越州、明州、台州都是“海郡”,刺史大人们往来乘坐的,也大多是“江船”。结联的“鸞翥”略显矫情。“鸞翥”者,振翅飞翔也,而这些官员只不过过公务之余互相串门、打打秋风罢了。

## 四

许浑离开越州时,隐居镜湖的方干曾有诗送之。《送许浑》:“壮岁分深切,少年心正同。当闻千里去,难遣一尊空。鹭烛蒹葭雨,吹帆橘柚风。明年见亲族,尽集在怀中。”

“壮岁分深切,暮年心正同。”可知他们少年时代就是好友,人到中年更是情谊深切。颈联蒹葭吹雨,橘林吹来好风,助友成行,犹见越中风光。方干久客他乡,隐在镜中,尝遍客中送客的滋味,不免羡慕好友有家可归,有“亲族”可见。

方干足迹也多次到剡中,剡县令陈永曾陪方干登上剡县城楼,有《和剡县陈明府登县楼》为证。陈永三年任满,准备归乡,台州,方干置酒相送。客中送客,又逢大雪纷飞,不免伤怀。“俸禄三年后,程途一月行。舟中非客路,镜里是家山。密雪沾行袂,离杯变别颜。古人唯贺满,今擘解由还。”(《送剡县陈永秩满归越》)

诗眼出现在第二联,“舟中非客路,镜里是家山”。“家山”一词,出现在这里真是奇异而又温暖。剡中山水如许美丽,他们在此盘桓多年,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早就超过了家乡,因此归途注定不会寂寞。此诗道尽了许浑、方干这些中唐时游越诗人的共同感受。

“剡溪一醉十年事”,许浑的诗心,终究在剡溪烟波里找到了归处。

# 冷不丁就梆梆两拳

冯渊

有的浑厚嘶吼,它贴近我,躺在地上露出肚皮,捏着嗓子,发出小奶猫的声音,细切、柔婉。单单这一点,我就对它多了一份眷顾之心。我也在反省人类,对人有所求,嗓门自然就低了,是不是在不自觉中显出不一样的温存?

大黄用叫声和打滚征服了我。它逐渐从院子进到家里,再“登堂入室”,常常睡在二楼客厅地毯上。地毯上照进狭长的一束阳光,秋天晴好的日子里,大黄在金黄的阳光里睡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它知宠、识宠,我们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甜蜜相处。有时一上午看不到它,我就四处呼喊它的名字,大黄、大黄。大黄往往在我呼唤的音里,从一棵月季花下面钻出来,有时身上还带着这个季节特有的桂花香味。

有一天,我看到院子里又出现了两只小猫,一只小花狸猫,一只小小黄。猫的生产速度过快,会打破院落的生态。那三只母猫见人就躲,很难逮;大黄天天承欢膝下,根本不用逮。于是,我将大黄送到了宠物医院做了“拆蛋”手术。大黄住院的几天,小花狸猫显示出惊人的亲和力,我无法判别它是谁的孩子,但它一眼就认定我是它的饭碗。说它千娇百媚不为过。根本没摸它,它听到你的脚步声,看到你的身影靠近,就开始呼噜起来。如果抱在手里,更是恨不得用全部生命为你爆发出呼噜声。小点声,不用这么卖力。不,我要呼噜,我就喜欢呼噜。

几天下来,小花狸猫基本取代了大黄的位置。二楼地毯那块阳光照耀的地方,小花狸不去,它直接睡在我的腿上、脚边。它年幼,理应得到更多的呵护。

不是所有的小猫都像小花狸一样可爱。小小黄只有一两个月大,贪吃,胆小。我对它同样怀有亲近之意,远远看去它也算可爱,但它对人过分警惕,眼神里不免有几分贼相。午餐剩下几只虾,本来准备留着晚上吃,转念一想,我是一个人类,吃的机会多,它是一只流浪猫,饥一顿饱一顿,能吃就活下来,吃不到就饿死。算了,都给它吃吧。我退到房间里观察它,小小黄东张西望,很久才跑过来。嘿,它也会真吃,直接坐到平底锅里,整个身子压在一堆虾上,这样其他猫就连虾皮也吃不到了。

大黄回来了。公猫术后一般会改变性情,变温和,长胖。当然也可能对人类怀有戒心和怨恨,毕竟这次手术未曾征得它同意。我提前做好预案。打开它最爱的罐头。还好,大黄不记仇,埋头干饭。只是它的嗓子变粗、变憨了,有时发出低沉的怒吼。我想,这就是它本来的声音,以前是它故意捏着嗓子,现在它在用原声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我对它怀有一份歉疚,也捏着嗓子呼唤它:大黄,大黄,大黄。

大黄到房间里巡视一番,在它常睡觉的地毯上闻了又闻。书架底下,沙发角落、楼梯间,它似乎闻出了一些异味,随后粗门大嗓,发出不满的低吼。

我尾随其后,跟它解释:小花狸,它还小,需要照顾;我跟它刚认识,其实也不是很熟,就是,它很可爱,像你小时候……

昂——大黄不耐烦地打断了我。我说假话了,我并没有见过小时候的大黄。哎,我对你们一样亲,都有罐头吃,还有猫窝睡,你也不用生气。

其实——小花狸睡了我的窝?你!我,我也知道,你不在我家留宿,你还常在隔壁老王家住,他们叫你福橘,我听到过,你也躺在老王的脚边发出幸福的呼噜声,你看,我都没有计较。你看,小花狸,你,我,大家相亲相爱,多好。

嘿——你想拥有唯一的尊贵,对吧?可是小花狸来了,它那么可爱,聪明,它比你黏人,听话,乖巧;当然,我认识你早,肯定会一样对你好。后阳台玻璃门下有个洞,那是专门为你开的,你知道的呀。

哈——猫咪发出“哈”的声响,全身炸毛,表示很生气。我不再说话了。这时小花狸过来了。

小花狸真是一只大方的小猫嘛,它凑过去,亲大黄的脑袋。我真希望出现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,谁知这时,大黄冷不丁就梆梆两拳,结实实实砸在小花狸脑袋上。小花狸慌乱而逃,一下子消失在竹林深处。

大黄眼神冷漠,原来高举的尾巴耷拉下来,它穿过带刺的蔷薇藤条,沿着门口的小路,慢条斯理地走了。直到现在,我都没有见过大黄。

## 上海·上海

嘉定西大街有1500余年历史,被誉为“嘉定之根”。历经数年保护性开发与建设,去年末,“印象西大街”先行启动区向公众开放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大街人,我自然要去看一看。

冬日暖阳里,走在完成旧改、长约百米的“印象西大街”上,我认得出弹格路还是那条我从出生走到18岁、此后又时常回返的弹格路,只是路边添了好多铜钱形状的下水孔。路两边的店铺焕然一新,建筑样式是于江南民居中融入了现代元素,比如有着宽大的落地玻璃门窗;我晓得那幢装饰了塑料蔷薇的星巴克小楼,原来一楼是五金铺和食品店,二楼乃住家,旧时立面是没有阳台的;我晓得某艺术中心老底子一楼是家老式饭店,二楼则为客栈;“香花桥影”对面的拐角二层小楼,当年楼上是住家,楼下是熟食店、剃面店等各类小铺;我晓得西大街本无“拾花巷”这样的牌楼式巷名,多的是民居之间的细小弄,曲里拐弯间藏着一户人家,“巷”的命名方式也不在西大街传统的街弄命名系统中;我也晓得练川公

园所在的这一大片区域,原来有很多旧居,有独立院落落的,有大杂院式的,还有菜市场、豆制品工厂,以及那条我少时上学常走的弹格路,叫作恒孚路,记忆中是嘉定第一条以“路”命名的街弄,在西大街一众街弄啊弄中颇为特立独行;我小不点时在里面上过几天幼儿园的那幢民国风格的两层灰砖小楼,如今立在小树环绕的公园中央,倒也不算孤单,很能镇得住场子。记得母亲曾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弹过风琴。

我认出小楼边上的路,还是我小时候走过的弹格路,又和路边粗大的水杉对上了眼,正是我小学时代就有的水杉。路一侧的护国教寺是新扩建的,规模蛮大,包括了我曾就读的小学、嘉定烟糖公司以及部分民居。不过,说起来护国寺也算是重归原址。因为,当年由乡贤黄氏家族兴建的小学,正是在护国寺大殿遗址上建起来的。入寺,看到一方柱础,被玻璃罩护着并被标示着“护国寺旧址柱础”,让我想起读书时,老师办公室门前见过的类似的石头柱础。

因非周末,人流并不算太多。市区口音结伴游之的,有外埠口音携孩子老人的,有,举着手机架开直播的,嘉定乡音来此走走晒晒太阳的更有。陌生的赶个新鲜,熟悉者明知“杏花村”不再,但那些似曾相识仍能激发一些记忆的回响。哦,熟食店中药铺;哦,大东饭店,老虎灶兼茶馆书场,哎,这里老底子是大大光明理发店。看,小学同学的家就在这里的一条小弄里,初中同学的家原来就在现在星巴克楼上……那些早已消失在时空里的人与事,其实从未真正消失,只是悄悄蹲伏着,随时会起身,走到亮处。仿佛时空层叠,在某个平行世界里那些生活还在继续,一日三餐,四季时序,孩童长大,老人去世,夏天太热,到屋外乘风凉,冬天严寒,手上冻出冻疮。那个平行世界里的西大街也渐渐旧了,屋颓了,墙裂了,终有一天无可奈何地落去。如今,似曾相识“燕”是否归来呢?

我与一间修瓷铺的店主聊天,他说,某日有位老者来,指着其中一间工作室,说:“这里原来是我住的房间。你们做这个事很好,很有价值。”店铺里,杯盏碗盆等已修好的瓷器陈列在柜架上,透着一股稳重圆融的欢喜和宁静。如此想来,如今的西大街虽已不是生活着的西大街,转而成为景观或文脉之地,或许承载着另一种重生与延续的使命?

旧改工程到项泾桥便围起了围

栏,从此处到侯黄桥,还有漫长的一段西大街及周边有待更新。我看见围栏那头的观音兜尚未拆除。这个观音兜下的老屋,在我记忆中是一家白铁铺,家里的烧水壶底坏了,会拿来这里换底。外婆给我们做的灯芯绒新鞋,也会拿来这里钉上轮胎皮做的鞋底。守铺子的中年男人穿背带藏蓝布围裙,膝上垫着布,补锅补壶,也修鞋。项泾桥边还有项泾街,那里是老宅也是成片的,其中有区级保护建筑“西溪草堂”——黄氏家族老宅。我小时候路过时,那里已经是一个大杂院。我常从院中穿行到后面的商业新村,再行从小夹弄,到我住的那幢老公房……围栏那头,还有很多宅子,普通的,有历史的;有水埠,有石桥,有我少时走进走出的弄堂与店铺。未来,我那时走进走出的弄堂与店铺,是否会比面馆更符合此中内涵?何况,不远处已有一家面馆,这样还可业态错位经营。不过,又觉得做成茶馆兼书场空间似乎不够。待西大街整体完成更新后,这些业态或许还会重新调整、优化吧。

我当然不觉得旧改后的西大街,是许多西大街人记忆中的西大街。它不是日常生活中着的,是带有人工化、景观化的老街,一如当下很多“天地”“园区”那般。没有居民居住,没有日常生活的老街,怎么可能还原曾经鲜活的人文生态?尽管,曾经的人文生态本身就是动态的、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的。当然,待旧改全部完成后,如引入一些能涵泳人文生态的活动,让游客愿意放慢脚步、反复前来,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感受,那么,西大街或许便不再只是“印象”,而能真正成为承载情感、记忆与体验的地方。

我与店主聊天时,修瓷铺刚好来了一位嘉定本地人,60多岁的样子,带一只盖子口沿缺了一小块紫砂杯来修。这个杯子他用了几十年了。店主跟他一番交流,商定了修补方式,费用是300元。我在一旁看着,杯内茶垢深厚,杯外梅兰阴刻,造型不花哨,就是直筒型杯子。300元,足以买个不错的杯子,可这只是几十年随身之物,已盛满了感情。双方说好三四天后取杯,就此成交。

我记得少时西大街曾有一家瓷器店,卖日常用瓷器,是盆盆碗碗之类,也提供补碗服务。手艺自然不像如今的金缮修瓷工艺那么考究,就见店员拿出工具,磨几下“咕咕”声,几枚钉子如纽扣般钉上,一只破碗就又可以盛菜盛汤了。这种老铺子的店员,常有一技绝活。如果改建后的西大街能多些有文化或手艺传承的店铺,既可以让游客一窥传统技艺、增益见识,也能满足日常生活之需,倒也是生活和审美的一种共生。

在护国寺内兜兜转转时,念及此处曾是我念过五年小学的地方,这么一转,半生过去了。暂不急急于下判断,且慢慢体验,多多感受,仔细想想这条老街要如何真正地活化。毕竟,还有蛮长一段西大街等待着新生。

其实,沪上一些新创建或更新后的街区、集市都面临着相似的课题:如何吸引持久的人气,如何让生活和情感在此多多停留与交融,而不仅仅是游客打卡、拍照之地。否则,初期的热闹过后,很容易归入冷清,因为缺少持续生长的内核。期待旧改后的西大街,不止于“印象”。

# 似曾相识『燕』是否归来

龚静



水乡假日(油画) 姚建军